

青春是 无限孤寂的海

Bad Kids

村山由佳

【Murayama Yuka】

日本直木奖作家超越尺度的纯爱杰作
十八岁少年少女追寻自我的青春之旅



I247.5

3049

青春是 无限孤寂的海

Bad Kids

村山由佳

【Murayama Yuka】

日本直木奖作家超越尺度的纯爱小说
十八岁少年少女追寻自我的青春之旅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是无限孤寂的海/村山由佳著 - 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07.9

ISBN 978 - 7 - 5378 - 2990 - 8

I. 青… II 村. 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3324 号

青春是无限孤寂的海

村山由佳 著

*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www.bywy.com

武汉市中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10×1000 1/16 印张:13 字数:340 千字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武汉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*

ISBN 978 - 7 - 5378 - 2990 - 8

定价:20.00 元



第一章

教我如何站到浪头上的，是我父亲。

由于当时院里开满花，我想，时序应是春天吧！妈妈和姊姊在车库里帮狗儿洗澡，想必天气也蛮暖和。那天，老爸二话不说就递给我一块黄色冲浪板。

在年方七岁的我看来，那个冲浪板好长，大得就跟老爸的长板一样。我甚至没办法靠自己的力气抬起它。

我拖着黄色冲浪板的尾巴，跟在穿黑色防磨衣的老爸后头，两人一起走向海边。看着那些向父亲打招呼、擦身而过的男人们，不禁心生强烈的憧憬。好想赶快像他们一样拥有宽厚的肩膀，轻而易举就能将冲浪板夹在腋下跑步。

如果哪天我拥有那样的体格，再怎么棘手的浪涛，我都能踩在脚下供我快意驱使，这世上一切亦皆能照我的意思操控。我这样单纯相信着。

“好累喔！”

当凉子停下脚步这样说时，我回头对她笑了笑。

“什么嘛，真像个老太婆！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句话真是文不对题。我那愚蠢的笑容在她眼里看起来不知像什么？

“才不是呢！”凉子苦笑地看着我说：“我是说，跟山本在一起很累。”

“啊……原来是这样啊！”我像个白痴似地喃喃说道。“什么嘛，原来你是指这个意思喔！”

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出要说什么。平常不该胡言乱语时，没法停下自己的嘴巴；在紧要关头时，偏偏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

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。我进入高中后，交往过的女孩子不少，但最多只维持三个月。她们之所以选择离开，或许不是我一心投入冲浪，导致她们认为我不够体贴、关心而心生不满；而是我在此重要时刻还这么迟钝，

使她们感到不耐吧！

在交往的时候，我总怀疑女人为何都这么任性？有人不经我同意就把我介绍给她朋友认识；有人只因为我不喜欢在外人面前牵手，就整个礼拜不理我；或者不经意提到其他女孩子怎样怎样，就当着我的面开始啜泣；还有女孩以千篇一律的理由怪罪我：“你如果没有明确地说你喜欢我，我怎会知道？”

可是，我用我的方式去喜欢他们，否则我连三天都撑不下去。就连这次分手的凉子也一样。当她主动向我告白时，我觉得她挺可笑的。等到实际交往后，模式也跟别的女孩子没什么两样。不过，她的长相和身材都还不错，而且个性开朗，算是内外兼具的人。

她常在海边等我。当我结束为时一个半小时的练习从海上回来时，她会递给我干爽的毛巾，也曾带当天家政课所做的蛋糕给我吃。

其实，任性的人是我。不管跟谁交往或分手，我每天的计画连一厘米的变化都没有。早上钻出被窝后，会在上学前先到海里；上课时，边打瞌睡边听课；下课后，跟一群损友扯些没营养的话；放学后又不知死活地跃进海里……

仔细想想，跟我交往过的女孩子都忍住想去别地方玩的冲动，放任我为所欲为。连续几个月过上这样的生活，不管是谁都会累了。我却从未注意到这点，直到隆之直接了当地指责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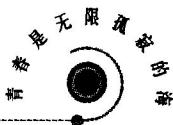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这样说，并没有怪光秀的意思。”

鹭泽隆之是橄榄球社的殿卫（full back），他和接锋（stand-off）的高坂宏树是我们学校橄榄球队的灵魂人物。听说，一些手脚较快的大学已经找上门想网罗他们去就读了。但是，至少隆之这家伙表面上完全没表现出那些明星选手常有的傲慢。他虽然称不上沉默寡言，但多半扮演倾听的角色，鲜少主动表达意见。他给人的这种印象一开始也令我很迷惑。因为，他的体格充满了弹力与肌肉，令人意外的，个性却与乍看粗暴的长相有些落差。不过，在当了三年的同班同学后，我已经习惯了。

“有啥办法呢？”隆之说。“我想，你大概也不想把自己的时间分给那些女人吧！可是叫她们一直迁就你也说不过去。我看你多少要有点责任感吧？”

我说：“或许吧。嗯，应该是吧！3Q。”

话虽如此，我还是吓了一跳。老实说，在隆之指责我以前，“责任”这



两字不在我的辞典里。

不过，拜这次分手之赐，我暗自下了一个决定。万一又有人向我告白，一开始就要跟对方说清楚。我会问她：“如果非得在爱人与冲浪之间作选择时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冲浪。这样你可以接受吗？”

我想，应该没有人会回答“OK”吧！

站上冲浪板不难，只不过是把小小的身躯放到大板子上，取得平衡也难不倒我。老爸那时对我采取斯巴达教育，不仅会让号哭的孩子吓到禁声，甚至让哭泣的孩子哭得更大声：他也不会因为我跟上面的姊姊差了七岁、又是独生子，就给我特别待遇。不过，当年率直的我也没有多想，不消多时就迷上了冲浪。

不管睡着醒着，脑海里总萦绕着浪涛。若说到我的烦恼，顶多就是该如何更顺畅地做出“之”字形动作，或是怎样才能让回转的 up & down 支持更久，哪怕只多一秒也好，其他都无所谓。甚至，妈妈在我十岁那年跟别的男人私奔时，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打击。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冲浪上。我不想承认，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遗传吧！

我家位于俯视湘南海岸的高地上，院子因此一整年都弥漫着腥臭又黏糊的海水味。夜里打开窗户，还可以听到海浪声。

由于老爸是个自由建筑师，时间很有弹性，而我完全不把学校课业或考试放在眼里：因此，只要一有空，我们会步下门前的阶梯到海边一跃而进。总而言之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世界就是这么简单！至少比现在简单多了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到升上国二，也就是当我再也无法忍受老爸暴君似的行径，而举起叛旗之时。一旦反弹的情绪爆发，老爸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看不顺眼。现在如果有事，我还会跟他说一下话；但当时的我，连跟他坐在同一张桌子吃饭，跟他呼吸同一栋房子的空气都觉得厌恶。

我十五岁离家，就读于叶县的高中并独自在外租屋，就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。

但是，不全然如此。

这间以全国高中里唯一一所拥有冲浪社而闻名的学校，位于房总半岛，紧邻太平洋海岸。校园与大海距离之近，每当大型台风登陆时，水花拍打在校舍窗户上的景象真的难以言传。即使在平时，浪头也比稻村崎或七里滨的海浪来得高。我可以不分早晚，随兴尽情冲浪。对我而言，这点具有

无比的魅力。

我脑里完全装不下往后升学的问题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甚至想靠冲浪维生。我当然清楚，以现今国内推广冲浪的程度来说，能实现这个愿望的顶尖好手屈指可数；我也清楚，凭我那半生不熟的技术无法攀到颠峰。尽管如此，我依旧无法想像自己过着没有冲浪的生活。

缓缓起伏、巍然耸立，边溃散边翻滚而来，随后又急速消退的波浪，节奏已与我的心跳合而为一了。自从拿到那块黄色冲浪板后，我几乎天天都入海。即使和朋友一起厮混时，就算离海洋再远，只要闭口不语的那瞬间，海水的味道就倏地掠过鼻头。那时，心中便想着“不知今天的浪头怎样啊？”像这类想也是白想的问题。

那些损友老嘲讽我，说我是“冲浪中毒”，要不说我是个不懂享受的可怜虫。但我不觉这有何不妥。对我来说，乘浪而行是再自然不过且不可或缺的事。

如同每个人都要吃饭或呼吸一样的自然。

亦如某些人为了活下去，必须依赖酒、暴力或是迷幻药……

正要经过教职员办公室时，一个很响亮的声音叫住了我。“啊！喂，藤泽同学！”我退了两三步，往里面探了一眼，只见导师谷町老师正对着我招手。

“不好意思，能否帮我拿一半的文法笔记呢？这是要归还给同学的笔记。”

“好。”

我说了一声“打扰了”，接着走进办公室。我朝在门口擦身而过的数学老师横山老师点了一下头，老师扭动他肥胖的身躯回头看我。

“藤泽同学，上次考试你考了满分哟，全学年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咦？真的吗？”我反问。“不会吧？最后那道我一点信心都没有耶。”

“只有你解出那道题呢！做得很好！”

我笑了笑，对数学老师行一个礼，接着走向导师。文法笔记总共不到三十本。

“老师，我来就可以了。就这么几本，我一个人拿得动。”

“是吗？不重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我才没那么瘦弱呢！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

“啊，老师说得太过分了吧！”

我假装瞪着导师，一边笑着一边抱起整叠笔记本。

来到走廊上，突然意会到一件事。在发现到这个事实的同时，内心窜过一阵寒意，觉得挂在自己脸上的微笑仿佛逐渐淡去。

啊，我又来了。我又不知不觉中扮演“乖宝宝”的角色……

我讨厌照镜子。

镜中总会出现一张很熟悉却又永远无法拉近距离的女生脸孔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每次看到那张脸，都觉得有苦说不出。

生错性别了——我何时开始有这种感觉？其实，我不曾想过当个男孩子。想成为男孩子的人，经常是自己毫无疑问地就是个女孩子；因为自己不是，所以才心生向往。但是，我的情况又跟这不同。

或许我在同年级女孩子们里是最高的，短发再加上那张天生男孩子气的脸孔，偶尔还会收到低年级女生的情书。但是，到了这种年纪，不至于再被误认为男孩子了。任何人只要瞄我一眼，就可看出我是个女人。只有我不明白，出生迄今十七年了，我依然无法接受自己生而为女儿身的事实。我的身体无视于我的感受，明显地呈现浑圆的曲线。这令我焦躁难安。

在家里和学校的“藤泽惠理”是个无往不利的好学生。无论课业或运动，别人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不负众人期待。从小学时代开始，我每年一定担任学生会干部，即使升上高三的现在，还被委以副会长的职务，这也不奇怪。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天生的“乖宝宝”，有时连自己都会产生这样的错觉。其实，这只不过是种自我催眠罢了。

我家是花农。以爷爷为首，包括奶奶、父母、二哥夫妻和他们的一对孩子，还有我，总共九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家业非大哥继承而由二哥接手，背后秘辛不足向外人道，家人仍对这件事心存疙瘩，但我现在不想多提。总之，在这个家里，我只能当个“乖宝宝”，我只想到这个栖身的方法。

但这阵子，每当我看到那些乍看之下似乎值得教育部表扬的家人时，便感到心浮气躁。对他们又只能讲些不引发反感的话题，根本找不到人谈谈内心的苦恼。说起来，能够跟健全的人讨论的事，顶多只有那些健全的烦恼。比如说，跟朋友吵架啦、认识心仪的男孩子之类的。而我心中的疙瘩，基本上却与此相差甚远。

假如我突然说：“欸，妈妈，我今天在上学途中看到一个修马路的年轻

男人。当我看到汗水从他下巴滴落时，就不禁幻想自己被他搞得乱七八糟，而兴奋得浑身无力。你觉得怎样？”或者“当我看到篮球社那个可爱的学妹，就会想像自己跟她赤裸交缠在一起热吻，不知会是什么感觉？结果，在那瞬间整个人兴奋起来。我很奇怪吗？”不知道妈妈听到这种话会有什么反应？

我想，妈妈大概难以置信吧？因为这些话实在太不符合我这个“乖宝宝”的形象。

可是，我刚刚说的这两件事都是真心话。

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。我体内某部分一定出了什么问题，要不然就是脑袋秀逗！连自己都这样认为了，又怎能说给父母听呢？当父母听到好不容易拉拔到大、引以为傲的女儿，竟会说出这种像是色情刊物里欲求不满的人妻吐露的烦恼时，哪有不大惊失色的呢？

这真是难以对任何人启齿的苦恼。在找不到人倾吐的情况下，我在看到修马路工人的那个夜晚，忍无可忍地自慰一番。

我从小就知道如何使自己舒服。

我觉得自己很早熟。可能是发育比较好的缘故吧！我开始穿胸罩，生理期来得比同年级女生早。但我不认为跟这有关。我觉得，自己对性的欲求，在很小的时候就偷偷潜藏在心底。

最早的记忆，可以溯自幼稚园时期。

记得那是个下雨天，妈妈坐在玄关前的踏阶，用报纸包着那些高度不够而无法出货的花儿，打算送给邻居。我站在她背后说：“你看，这样很舒服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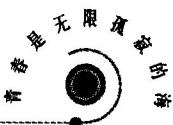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一回头，看到五岁女儿把坐垫对折夹在大腿之间磨蹭时，脸色立刻大变。

“住手！”

我被妈妈非比寻常的斥责吓了一跳，马上号啕大哭。现在，总算明白她当时为何如此恐慌了。

也曾有过来自男人的诱惑。小学四年级暑假时，我独自在附近田埂的灌溉水道捞鱼，一个男人上前搭讪。他看起来很亲切。“你在抓什么啊？”男人察看我的水桶。我要男人从后面扶住我，免得我把网子伸远时会掉到水里。

我要他抱住我的肚子，然后自己将身体往前探出去。但是，他的手却



慢慢地从我肚子附近往上游移，随即紧紧吸附在我的胸口。我发现他的手隔着T恤慢慢搓揉我的胸口，小小的心灵开始起疑。所以，当男人终于开口说：“来我家玩吧！”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。

我当然拒绝了。我还不至于笨到跟他走。然而，若说自己当时心里完全不想上勾，那也是天大的谎言。男人安抚的声音和黏糊糊的笑容，让我既害怕又兴奋。或许，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“女人”。

更明确发现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欠缺（或许该说是“饥渴”），是在那件事不久后，大概是在我读国小五年级的时候。当时，放学回家的路上有座废弃的大仓库，某天我走进仓库，在材料散乱一地的角落找到堆积如山的旧杂志。本以为那些跟哥哥们平常看的漫画杂志一样，但打开一看，却顿时全身无力并且当场蹲了下来。不知为何，刊在那些杂志上的裸女照和描写性爱的漫画挑起我前所未有、难以自制的情绪。从此，每天放学回家就会顺便到这座仓库，从中挑选特别猥亵的杂志，偷偷沉迷其中。

不管是照片或图片，每当我看到赤裸的男人和女人交缠时，胸口就开始狂跳，脑海变得一片模糊，身体发热，有什么正在蠢蠢欲动。我当时还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的性冲动，但出自本能地察觉到有什么能满足我这种饥渴。

——男人。

当男人对女人做这档事时，女人就会变得很舒服。虽然她们痛苦地狂叫“我快死了”，然而看起来却一点都不排斥。女人总嚷着好舒服，到底是什么让她们那么舒服呢？她们嘴里喊着来了来了，到底是要去哪里？

去哪……里？

我一直想起那个男人，幻想自己跟随他回家。如果当时听话跟他走，他会对我做出什么事呢？会做那件让我很舒服的事吗？或者，就像奶奶以前说过的，他是个会勒死女孩的坏人呢？也许，舒服得“快要死掉”跟真正的“死掉”感觉很类似……？

不久升上国中后，养成睡前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。不管是青少年小说或是成人书籍，我总是反复看着描写热烈情爱场面的段落。

我忘了那晚到底看了什么书，也不知自己为何想把手伸向那里。总之，当时我猛然一惊，心想难不成是生理期突然来了？赶紧起身凝视自己的指尖，并没有看到血。这时，才晓得自己的身体会有湿润现象。

我在那之后就知道了自慰的方法。在探索自己身体的当下，我了解到那

行为确实可以带来快感，比幼稚园时做得更舒服。我从各种书籍里搜寻性爱的场面，并躲在床上探索“那里”。当普通小说的床戏已不能满足我时，我会到邻镇的书店，将色情书刊夹在其他小说或参考书里，买回《芬妮希尔》或《索多玛 120 天》^①之类的书籍。我总是心脏怦怦跳地低头买那些书。

这些书里读起来最令人情绪高涨的，要算是亨利·米勒（Henry Miller）描写关于恋人们的书。甚至当我入睡后，还会梦到女同志纠缠在一起接吻的画面。

当时我已经发现到，自己的性欲似乎比普通人还要旺盛，而且可能异于常人。

我深信，班上同学应该也会对性感到好奇吧！只是，我不认为有人像我这样受到性强烈的吸引，也不至于每晚躲在棉被里做那种事。再加上自己不只对异性，连对同性也会产生这种感觉，怎么想都不太对劲。

我陷入强烈的自我厌恶。尽管如此，依旧无法停止每晚躲在棉被里做那件事，自己无法克制的肉体和不检点行为，令我更觉烦闷，渐渐地开始厌恶自己。

不想听人安慰我说：“每个人都有这么一段时期。”这点我也晓得，只有自我意识过剩的傻瓜才会刻意说出讨厌自己的话，任何人多多少少都会讨厌自己某个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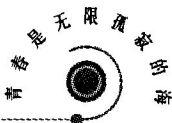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当我置身在那群把偶像照片压在床铺底下、为爱而爱的女孩子堆时，我就无法抑遏地认为自己是当中唯一活生生又肮脏的动物。最令人恶心的一点是，我是个藏在好学生面具底下，仍面不改色露出虚假笑容的人。

附近无人不称赞我是“乖巧的女孩”。在学校，老师会说：“要是教到的学生都跟藤泽一样，那该有多轻松啊！”我之前让所有人信赖我，但我开始对此感到不耐了。

没有人发现我的真面目，如今我也不可能全盘托出。每个人都各自背负着别人的期待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一向扮演过于机灵乖巧的角色，直至今日才放弃的话，不但会伤到自己，还会伤及周遭所有人。我不想面对这种境遇，只好继续欺骗大家。

一思及此，便打从心底感到厌烦，有时候，甚至想亲手结束这一切。

在人海之前，我会先站在岸上仔细观察当天的海象。



在遥远外海形成的海浪，大小与方向不一地起伏着，好几个波浪汇整成一个，随即聚成某种高度的浪头一齐涌向岸边。在连续涌起三、四个巨浪之后，则会停歇一阵子，随即再度涌来另一道巨浪。我把这几个串连的波浪称为一组浪。

一组浪在海底较浅之处朝天耸立，溃散后会再朝向海底深处汇成潮流。若想以冲浪板顺利划水入海，我就得解读海水的流向。尤其是风吹往陆地、再加上浪涛起伏不定的日子，划水会变得更加困难，因为浪涛的力量往往会把我推回岸边。我得掌握最有效的时机与路径，一边闪躲涌来的浪涛一边不浪费体力地入海。这当然需要技术或肌力，不过，平常还是得仔细观察波涛，才能让身体掌握住感觉。

会不会是我长久以来就习惯以这种目光眺望海面所致呢？

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，跟别人互动时也养成保持距离、退一步观察的习惯。但是，我又不想让对方发现我刻意保持距离，为了掩饰这种心态，只好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尽说些不着边际的俏皮话。仔细想想，我只是利用开玩笑来武装自己。总觉得，这种行径与怕生的小孩子无异，不过，看在别人眼里似乎并非如此。跟我交往过的女孩，通常刚开始都会抱着肚子笑翻天，“山本真有趣，我好喜欢你哦！”但面临分手之际，她们的感想却又不变。

“为什么你总是满嘴不正经呢？”

“你就这么排斥跟我聊些正经话吗？”

“明明跟你在一起，我却觉得自己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。”

以上，诸如此类的情况不断发生。

从水平线那头突然飘来巨大的云层，仿佛撕下一小块咀嚼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今天回到住处后，我考虑是否该把长袖防磨衣收进衣橱里。这阵子日照明显增强，过没多久，只需穿短袖便够了。

现在的海浪不同于秋天，再也不会从浪涛某一端整齐地溃散下来。因此，冲浪的次数愈多挫折感愈深。不过，从某方面来说这也是种练习。

“平常利用状况不佳的海浪来练习，一旦遇到顺波时就能轻松冲上浪头了。相反地，一旦习惯了很好冲的波浪，万一比赛时遇到不好的浪头就会心浮气躁，影响成绩。”

国小五、六年级时，我想找其他浪涛较顺的地方冲浪，老爸便对我说了这番话。他会叨叨絮絮地把我大训一顿，说我太没耐性。当时，我的目

标是拿下青少年组的比赛冠军，被老爸这样训斥时，因为无话反驳而呕得不得了。但在不久前，发现自己竟然也对后辈说了相同的话，心中不禁一阵愕然。

难不成，我愈来愈像老爸了？

别开玩笑！心里才这样想着，一股尖锐的反弹随即涌上。真是的，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！

我踩在冲浪板上越浪前行，正想旋身时却不小心掉下去。我以难看无比的姿势跌落水中，紧接而来的浪头迎面打来，呛了我满嘴海水。在我重整姿势之前，另一股浪涛又奔涌而至，用力将我扯向水底。一股猛烈的力道搓洗着我，仿佛置身于洗衣机里。好痛苦，可恶！哪边才是上面啊？我一把抓住系在脚踝的脚绳企图扯回冲浪板，好不容易探出水面时，肺里几乎已无半点空气了。

我抓住冲浪板，调整好呼吸。一组浪通过之后，逐渐和缓的海面将我高高抬起。天空和云层在微微倾斜的水平线上缓缓晃动着。刺眼到有点哀伤的阳光从头顶洒落，我一边配合着波浪上下起伏，一边想起正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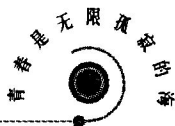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年，我偶尔才回湘南看一下，有要事或去看妈妈的时候才回去。姊姊似乎未能原谅妈妈抛弃我们，但我完全没有芥蒂，甚至觉得，嫁给那种老爸，也难怪妈妈想要离家出走。有时候，我也只是回去让妈妈看看我，连老家也没回就直接返校了。

回老家时，我总是扛着折叠式脚踏车搭内房线电车到金谷，然后转搭前往对岸久里滨的渡轮。每逢黄金假期或暑假时，回程的渡轮上老是挤满渡海往房总半岛摘花或做海水浴的家庭。

横越浦贺海峡不需四十分钟。距离虽不远，但或许是渡过一个海域的关系吧！每次总觉得像要外出旅行。在久里滨下船后，我都踩着脚踏车回家，顺便锻链体力。

这个周末我又得回家一趟。到了这个节骨眼，我还是不想跟老爸碰面，但也不能把所有重担都丢给姊姊。我想，姊姊应该也快濒临崩溃了。我回去的话，至少这周末可以代她守在老爸病床旁，顺便听她聊心事或发牢骚。否则，搞不好姊姊会比老爸先走一步。

我终于克服了咕嘟咕嘟冒着水泡崩散的海浪，重新站了起来。我站在冲浪板上，任由海浪带我划水到岸边，当冲浪板摩擦到地面时，我一跃而



下，抱起冲浪板。我踩着柔软深陷的沙子走着，反手拉下悬垂在防磨衣拉链上的绳子，裸露的背部立刻感受到冷风扑打而上。不分冬夏，感觉如一。

我晃着头，将跑进耳里的水甩出来。就在此时，似乎听到风中响起一阵呼喊，那不是海浪声。

我抬起头来。声音仍持续响着。

我把手指插进耳里挖了挖。声音是从校园那边传来的。

是欢呼声吗？

我终于想起来了。中午校内有广播，说放学后橄榄球社要举行练习赛。从声音听来，应该又获胜了吧！

隆之和宏树的脸孔浮上脑海。这两人现在一定欢天喜地、兴奋过头吧！

他们这阵子练得比平常更勤，根本无暇他顾。听说接下来将有一连串的比赛。夏季大赛之后，紧接着就是每年秋季校庆照例举办的友谊赛。去年跟前年我们都获胜了，今年更是输不得。

我抱起满是沙子的冲浪板，赤脚越过马路。体育馆后门旁边的松树林里有个饮水区，旁边还有个简易的淋浴间。

没理会从体育馆里传来的巨大欢呼声和篮球弹跳声，我先用水流超小的水龙头冲洗冲浪板，然后任水继续流着，接着走到后门旁，打算先竖起冲浪板。这时，一颗篮球一边弹跳一边滚到我脚边，然后一名女孩子追着球跑过来，猛然撞上我的胸口。

“啊，对不起！”

穿着体育服的女孩捣着鼻子向我道歉。修长的身材配上短发、浓眉、线条分明的脸庞，她是学生会副会长藤泽惠理。

“我没关系，不过，你却弄湿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她捡回那颗滚到松树树根旁的篮球，我一边目送她那双修长的腿，一边用水龙头的水冲洗头。心脏猛然一缩。冰冷的自来水从喉头流向腹部，原本积在防磨衣和皮肤之间的温暖海水早已流得一干二净。从松树树梢洒落的阳光将水滴照得闪闪发亮。

我从紧贴在肌肤上的袖子里抽出双臂，脱下上半身，尽情地用水冲洗个够，然后扭紧水龙头。我用力甩着头，将水珠甩离发梢，这时却听到喀嚓一声。

在回头的刹那间，阳光刺眼到令我不由得眯细了双眼。我用手挡住阳

光，勉强地稍微睁开眼，只见离我不远处站着三年D班的工藤都。

她将长及腰际的头发绑成一束马尾，手上拿着单眼相机。真不愧是摄影社的社长，就连拿相机的姿势都那么有型。

连接体育馆和校舍的走廊在她身后绵延而去，太阳毫不留情地照在对面小操场满是灰尘的地面。

“嗨。”

工藤用外国人般的爽朗口吻对我打招呼。她踩着松叶过来，小心翼翼地在我造成的水滩前停下脚步，用她那双上扬的大眼定定望着我赤裸的身躯。她的视线毫不客气，几乎让我红透了脸。

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为情，我故意板起脸孔。

“拍照要收钱喔！”我说。

她竟然笑了起来。“抱歉，我可没有拍你哦！我只是在换底片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和工藤一对一交谈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则跟她有关的正面传闻。去年，她确实因为拍到教务主任偷情的画面而被停学。不过，关于她“无情地甩掉某高中某某人”或是“同时跟某人和某人交往”、“有人看到她半夜从一位年长男性开的VOLVO轿车下来”等等，这些传闻到底有几分真实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虽然她的负面绯闻很多，但眼前的本人看起来正经多了。裙子长度不长不短，跟制服订作店的人体模特儿一样。我莫名地佩服起她来。制服这东西穿在漂亮的女孩子身上，可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。

我用刚刚擦掉流进眼里水珠的手，指着她的相机。

“在这种地方你想拍什么？”

工藤看着操场的方向，眯细了眼。

“我在等待时机。”

她的回复根本答非所问。

我将竖起的冲浪板收进收藏袋，想再开口说话。

这时，我觉得有几个声音变大了，抬头一看，橄榄球社的球员弯过回廊转角，气势惊人地跑来。本来就热翻天了，此时呛人的热气随着野兽般的汗臭一涌而上。众人似乎还沉浸在比赛的兴奋情绪里，每个球员浑身是土。大家愉快地笑着，莫名其妙地用力拍打身旁伙伴的背部。我看到隆之和宏树。他们穿着紧贴在身上的直条纹体育服，和学弟们争先恐后地喝着自来水，奋力抢过莲蓬头，甚至还将水灌进摆在一边的铝制茶壶，不分对



象地兜头就浇。

回神一看，工藤都正忘情地猛按快门。这时，我才想起关于她的八卦之一：“工藤都的下个目标是鹭泽隆之”。无论如何，事先抢到头好整以暇地等待猎物，而非在后头追逐的作法，倒挺像她的行事作风。

‘我将冲浪板的袋子扛在肩上。嫌换衣服麻烦，决定直接这样回家去。课本还留在教室里，反正带回家也不会翻开它们。

正想走开之际，宏树却出现在我眼前。

“哟！”我说道。“好险你们赢球了。”

“什么好险？我们赢得既轻松又漂亮！”

宏树吼也似地笑说：“我说对吧？隆之！”他回头寻求附和。

隆之却惊慌失措地立刻把视线从宏树身上移开。不知为何，在一大群喧哗不已的球员中，只有他看起来如此冷静。明明刚刚还跟大家闹成一片，怎么突然间像是按下了“Reset”的开关似地。

宏树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

我默默地耸耸肩。

隆之和宏树从一年级就一起打橄榄球，有时两人会一起出游，但是，他们不会基于这样的交情而去干涉彼此的私事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有不便对他人启齿的事。

我踩着濡湿的鞋跟，扛着沉重的冲浪板走回住处，突然想起以前班上同学对我的评语。

——山本真是好命，一整年都这样嬉笑度日。

——看起来一点烦恼都没有。

现在想起，不免感到有些愤怒。

笨蛋！

这世界上谁没有烦恼啊！

我内心的苦恼犹如滔天巨浪，状况好跟不好时会有很大的落差。有时候，我觉得所有烦恼根本是庸人自扰；但有时也会茫然地思考如何不痛苦地死去。

所以，当我终于把自己一部分的烦恼向工藤都倾吐时，是在我心情跌落到忧郁浪涛的底部，下沉到跟铁达尼号一样深的海底时。

我一进入高中就跟都成了好友。心直口快的都，容易遭人误解为个性激进、走偏锋。她自从进了学校后就被老师盯上，但我一眼就喜欢上她。

大人根本什么都不了。只凭表面印象判断，便在都身上贴了一张“品性不端的女孩”的标签，却把我分到“单纯乖宝宝”这一边。真是笑死人了。

都的率直，看在从小就一直扮演着好学生的我眼里，是那么的耀眼。我好羡慕她那挺直的背杆和娇小身躯里，仿佛流着维他命饮料而非血液般的活力，还有面对任何人都不会违背真实自我的坚强意志力。这也使我从内心深处涌现一股心疼。她比任何人都更易受伤。我有这种感觉，因而想要一直待在她身边守护她。

都的父亲是知名指挥家，听说她母亲在她念国中时就过世了。相较之下，我们似乎在回异的环境里成长。但是，从小就置身于大人的世界，成了我们的共通点。我想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同年级的女生很幼稚，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！

去年二年级夏天，我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又去都的家玩，顺便留宿。

虽说我向她坦诚自己内心的苦恼，但不意味着我毫无保留。再怎么样，我实在说不出自己曾经想和擦身而过的男人做那档子事。我告诉她的只有一小部分，只有经常觉得女孩子很可爱的那部分。光讲出这一点，我差点就要窒息了。虽然我相信她不会大嘴巴到处张扬，但只要一想到有可能被她轻视，心中就产生极大的恐惧。

可是都在听我说完之后，过了一会儿，只是轻轻地微笑着。

“你一直隐藏在心里，独自苦恼吗？”

光是看到她的表情，力道就从我那先前因紧张而紧绷的体内流失。都没有拒绝我！一思及此，我得花好大力气才能强忍泪水不溢出。我怀着祈祷的心情，侧耳倾听都接下来要讲的话，犹如聆听天启的女巫般。

“虽然不是很清楚，”都说。“不过，我在想，搞不好惠理体内同时住着男孩和女孩。”

我们一起横躺在都房里的大床上，面对面地深谈。我可以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在我们之间流窜。若非如此，我怎么可能说出自己的秘密呢？

“那是指中性的意思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，那又不一样。我是说，两者都住在你体内。”

“就像蜗牛或蚯蚓一样？”

看到我受伤的脸，都咯咯地笑着。

“小傻瓜，没人这样说啦！我是说，这不是身体上的构造，而是内心世